



21 世紀裡，被抹去的性別生命經驗

以馬來西亞 Mak Nyah 為例

劉思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

我就是 Mak Nyah，我是一名 Transgender。我在社會上我並沒有特別覺得有什麼問題，但是外界卻對我有許多的疑問和困擾。（MJ）

2019 年 2 月 21 日，臺灣行政院推出《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藉以保障相愛的同性二人能夠在生活中得到和異性婚姻一樣的保障。同年，3 月初馬來西亞觀光局部長莫哈末丁出席柏林國際旅遊展，當中被媒體採訪詢問是否歡迎猶太人和 LGBT 族群，部長表示馬來西亞沒有同性戀（註 1、2）。2018 年 9 月，馬來西亞登嘉樓州的兩名穆斯林女子意圖在車內發生性行為，觸犯宗教刑事法，被宗教法庭以「訓誡和教育」為旨，對她們公開施行鞭刑，成為馬來西亞建國以來首例針對性少數族群的公開裁罰（註 3）。隨後，馬來西亞彭亨州表示有意效法登嘉樓州的裁罰，討論對性少數族群施鞭刑以遏制不良風氣的蔓延

（註 4）。馬來西亞因伊斯蘭教宗教色彩及政治因素，過去從漠視性少數族群的權益，操縱社會偏見、製造分離，其行為猶如中世紀獵殺女巫一樣邪惡（註 5、6）。

MakNyah 是誰？

MakNyah 指的是具有馬來族群及穆斯林身分的性少數者；她們的生理性別是男性，自我認同是女性，在行為舉止和打扮上以女性化的姿態生活，類似跨性別「Transgender」中的男跨女（Male to Female, MTF）的性別面貌。「MakNyah」一詞出自於馬來語系（Zakaria, 2012）。「Mak」，有母親的意思（Justice for Sisters, 2012）。在日常生活中，華人和印度人並不常以



MakNyah 來稱呼跨性別，不同族群有自己慣用的名詞，華人會用「阿瓜」稱之、印度人則使用「Hijras」（海吉拉）來稱呼；不同族群使用的名詞隱含著該文化對跨性別者的詮釋及歷史脈絡。因此，「MakNyah」的故事代表馬來文化中性少數族群的生命經驗。

在 MakNyah 的成長歷程中，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探索常是同時交疊進行，有些人會先發展性別認同再經歷性經驗，而有些人則是透過探索性傾向進而發展性別認同。有別於男同志，雖對男性產生好感與性慾，但在情感關係中她們認為自己扮演的是女性角色。

為何關注她們？

在伊斯蘭教義中，人被分為 4 類：男性、女性、Khunsa（陰陽人）和 Mukhannas（陰柔氣質的生理男性）或 Mukhannis（生理男性，性別認同女性）；類比 MakNyah 的身分。Mukhannis 和 Mukhannass 因行為不符合伊斯蘭教義傳統男女的性別樣貌，而被認為違背宗教旨意，因此，在傳教中常被解讀成將來會受到宗教的詛咒（Chang, Baharuddin, Abdullah, Abdullah & Kathleen, 2012）。

伊斯蘭教為馬來西亞國教，法律中特別增設伊斯蘭教法。憲法規定馬來族群一出生時就是穆斯林且必須遵守伊斯蘭教法的規範；若不服從者則會受到伊斯蘭教法的制裁（註 7）。不同於男女同性戀族群，MakNyah 外表上不易符合「正常」的性別面貌，女性化的姿態也難隱匿於人群中，這讓她們不僅要受到宗教懲戒，還招來許多社會的排擠和污名化。以下藉由分享 MakNyah 在宗教、家庭與情感方面的故事描述她們所面對的處境。

性別身分與宗教身分的拉扯

我腦海有個聲音會一直問我為何想要成為女生，妳又不是女生。這個聲音的出現很有可能會摧毀我，摧毀我想成為女生。我知道雖然我不是真的女生，但我想要成為女生。宗教中所說的，我覺得無法將之套入我的生活中，宗教所說的在我看來都是對的，但那些是宗教，是我，妳明白嗎？（Lisa）

性別認同與宗教教義之間的衝突，是每位 MakNyah 都需經歷的課題。無法脫離的穆斯林身分，讓每個人面對此

全球性別瞭望臺

21 世紀裡，被抹去的性別生命經驗——以馬來西亞 Mak Nyah 為例



課題時，都各自採取不同的方式因應。

其中一位受訪者 Zas 表示：「有時候需要有點彈性，要了解穿女裝這件事並沒有傷害其他人，這是我和神之間的事。只要不要殺人、偷人家的東西、或是對別人造成騷擾，一切都好。」Zas 把性別認同與宗教間的衝突化小至她與神之間的事，呈現出性別認同屬於私人領域，且穿女裝並沒有對大眾帶來具體明顯的傷害，這是在她面對衝突時給予自己的說詞。

然而，Zas 提出的彈性策略並不適用於宗教公開場合。虔誠的 Jaz 提及，即便她已經動了胸部手術，但如果想在星期五到清真寺進行聚禮的話就必須符合宗教內的規定穿著男性的傳統服裝。她說：「星期五早上是主麻日（註 8），那天我會穿 Zuba 到教堂進行禱告。Zuba 是男生禮拜時穿的阿拉伯傳統服裝。」Ros 在訪談中也表示：「我們都必須穿男裝啊，然後要穿得寬鬆些，這樣才可以蓋著胸部」。Ros 因服用荷爾蒙胸部已有明顯的隆起，為了表達不觸犯宗教旨意，她會選擇寬鬆的衣服遮蓋她豐腴的胸部。另，完成手術的 Lisa 則是害怕自己的樣子對神不敬，也不願因性別身分而遭受到周遭的人評頭論足，所

以不敢也不願再踏入清真寺。

一個 Mak Nyah 的長成，除了是對自己的性別認同與性傾向有所覺知，穆斯林身分也是她們重要的依靠。宗教教義雖禁止她們的行為與性傾向，但宗教同時也是她們生存的核心價值，不易輕鬆地從生活中移除。在兩個身分中，Mak Nyah 盡可能地找到生活的平衡點以試圖緩解兩個自我的衝突。

伊斯蘭教中男女有別、兩性不可隨意碰觸及不可有男扮女裝的行為。這些在日常生活裡不斷出現、看似出於善意的性別規範，乃作為信徒生活方式的指引，但當遇見無法被分類或是無法被接納的性別身分時，善意也有可能變成阻礙，不僅導致 MakNyah 與宗教的關係更為疏遠，社會大眾也以此為界限把她們歸類成觸犯宗教大忌、非正常行為、不懂得自愛等，一步步把她們推向社會的邊緣，並加以唾棄。

這樣的行為會帶給家庭蒙羞

「妳可以是 Mak Nyah、妳可以化妝打扮、妳想和 Mak Nyah 姐妹交朋友或是出去聚會也沒問題；但是就是不能穿女裝，否則妳就滾出家門。No Drag！」媽媽叮嚀年輕的 Gigi。



Gigi 的家庭算是較能接納她 MakNyah 的身分。她回憶起與媽媽的點點滴滴。Gigi 說母親在年少時也交過 MakNyah 身分的朋友，較能夠理解 Mak Nyah 的事，所以當她在家中出櫃時並沒有引起很大的反彈，但媽媽對她唯一的要求是不能穿女裝。年紀近 45 歲的 Gigi 至今仍遵守母親的獨特規矩，她表示自己的服裝風格從沒有改變過，年輕到現在她都是以寬鬆上衣及牛仔褲作為搭配。

但是，大部分的家庭基本上都不願面對或承認孩子的性別認同。Zam 提到：「在家人面前，我都是以男裝的樣子出現。假若穿女裝和有打扮的話，我都會背對著他們穿，不想讓她們看見。」Zam 為了避免家庭受到牽連及引發家庭紛爭，她選擇不和家人談論自己的身分，並且有意地在家人面前遮掩自己的女性身材及陰柔氣質、多以男裝和家人相處。當遠離家人視線和姐妹到外面聚會時，Zam 就會以火辣性感的女裝現身。

大部分的家庭受宗教價值觀影響，普遍認為家中有 Mak Nyah 身分的孩子會帶給家庭蒙羞。Ai 提起自己年少時追求女性姿態的慾望，並且常會和 Mak

Nyah 身分的姐妹聚在一起；而這些的行為卻引起家人的不滿。「頭髮長一點的話，他們就把我的頭髮剪短！還有他們也不喜歡我和一些街邊的女生混在一起，因為他們覺得很羞辱啊！」因 MakNyah 的身分被視為不正常、是會帶給家庭蒙羞的行為；所以，當 Ai 的行為略有傾向女性樣貌時，家人就會用各種的方式，如：把她頭髮剪短，試圖阻止 Ai 展現女性姿態、要求她遵循傳統男子的形象，這是為了維護整個家族的聲譽。

「家」仍是多數 MakNyah 心中最深沉的歸屬，家人認可也是她們最期盼的。為了降低和家人的摩擦，進一步獲取家庭的認同，她們多以委婉或是低調的方式來回應家中的反對及不接納。服裝的選擇與轉換是 Mak Nyah 常使用的應對策略，既可以凸顯對家人的尊敬也能兼顧家庭名譽；但這也一再地加深家人與 Mak Nyah 關係間的矛盾與疙瘩。因宗教禁忌及性別偏見所產生的糾葛與愛恨情愁是普遍 Mak Nyah 家庭的真實寫照。

俗語說：「家是永遠的避風港。」，家庭不只靠特有的血緣關係牽絆彼此，家庭教育才是營造和諧親子關係的關



鍵因素。細究 Mak Nyah 與家人間的關係，我們會發現看似單純自然的家庭教育其實潛藏著社會的道德價值觀及濃厚的宗教色彩，說明個人及家庭關係不能再被視為是私領域，個人生活處境與社會權力結構息息相關。

我男友媽媽說：「如果你是女生該有多好？」

他媽媽覺得很可惜我為什麼是男生。
她說：如果妳是女生的話，我一定很有福氣。可是，聽到這些話我很難過，因為我改變不了什麼。（Zas）

Zas 敘說著與前男友分開時，男友的母親也十分痛心。男友的母親認為，Zas 若是生理女生的話，兩人結婚將是最完滿的結局。但對於 Zas 來說，這是最殘酷的審判，因為無論她再多麼用力證明自己是女生，仍舊抵不過軀殼是男生的事實；或是無論她再多麼努力，單憑她的力量仍無法對社會帶來改變。

因馬來西亞的宗教與法律偏見，對 Mak Nyah 而言，她們從來不敢奢求能與相愛的人組成家庭。「這個是我的第二個男友，他的婚禮也是我籌辦的。」Zam 說道。我問她是如何走出情

傷，又抱著什麼樣的心情替情人籌辦婚禮？Zam 是風趣的說：「不會啦，我現在已經對情情愛愛感到厭倦了啊！我已經沒有任何感覺了，現在是新的腦袋的了！」Zam 表示，年近五十歲的她對於情愛已看開不再執著於此，她把生活重心交歸給宗教信仰。我心中不解，難不成她們不希望和相愛的人白首到老，所以緊接地問：「這是每個 MakNyah 都會遇到的問題嗎？每個 Mak Nyah 不能結婚？這是註定的命運？還是，是個人選擇？」Zam 沒有回應我的問題，她沉思了許久，露出不悅的表情。隨後，她呼喚著好友 MJ 和我解釋。MJ 說道：

哈哈，這個問題不能問啦！取掉，太過敏感了，不是每個人都想回答，而且不是每個 MakNyah 都能夠接受的。你可以問男朋友的事情，但是有關結婚的事就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回答，因為在馬來西亞是不允許的。（MJ）

她表示，在馬來西亞 Mak Nyah 是無法與任何男子結婚，每個 Mak Nyah 都心知肚明自己的戀情皆不會長久。因此，當我詢問 Zam 對婚姻的想象時，我的行為如同是在她們身上撕開已結痂



的傷口，再次挑戰她們已認命的命運。在她們看來，即使心中對婚姻有渴望，但那又如何？這些期盼只是無稽之談。

在伊斯蘭教義中，每個人有成家繁衍後代的義務。因此，多數 Mak Nyah 早已預料自己與情人的關係會有結束的一天，深愛的男友與生理女性結婚是個人權利與宗教義務，不算是背叛。

對我來說，我認為我的男朋友有權利和女生結婚，那是他的權利，但是就是不能找其他的 Mak Nyah，這是我的規矩。我都會和他們說，你可以去找其他的女人，但是就是不能找 Mak Nyah。（Gigi）

這也是為何 Gigi 認為男友外遇的對象是一般女子或是 Mak Nyah 是有所差別的。倘若是一般女子，則有可能成為男友未來妻子的人選。出自於對宗教信仰的虔誠與相信，她認為無權為自己的幸福爭取些什麼，因為本身的存在已經是個罪；假設男友因自己而沒有結婚將會製造出另一個罪過。

Mak Nyah 的愛情路上，總會遇見男友家庭的不接納、無法生育遭背棄或是男友最終與其他女子步入婚姻等結果，自己則被留下，獨自面對情傷的挑

戰；因此造就 Mak Nyah 進入交往關係前總會特別謹慎挑選再三確認，只希望戀情結束時，自己不會傷痕累累。當對愛情徹底失去希望後，她們通常會與其他 Mak Nyah 姐妹相伴療傷，共度餘生。

因宗教關係，Mak Nyah 早已得知自己沒有結婚相愛的權利，她們選擇退而求其次，改變自己的感情觀以換取愛情的延續。她們接受男友與他人共結連理、協助男友籌備婚禮，甚至無意成為婚外情人，以上諸多令人費解的行為僅是她們渴望被愛與愛人的反射動作。即使社會結構中沒有她們的容身之處，她們對於愛的熱情使其尋找讓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式，縱使過程中她們要改變自有的感情觀，也不願放棄擁抱愛的權利。

身體與外表只是展現「性別」的舞台

繼 1983 年禁止進行重置手術，社會及宗教對 Mak Nyah 打造生理性別也有不一樣的解讀。受到長時間的宗教熏陶及環境的限制，Mak Nyah 對於打造生理性別的想法也與其他國家的跨性別者略有不同。Mak Nyah 以宗教的角度闡述教義裡每個人都由神創造，每個人都有義務保護好自己的身體，這麼做是



對神表達尊敬與感恩的方式；假設進行了重置手術，就如同違背神的旨意。

動手術是不能被接受，因為神不能接受。你是神創造的，你生的時候是這樣，死的時候也要像之前一樣。死後神會問你為什麼你要動手術，變成這樣子的。（Fish）

Fish 認為，在馬來西亞即使完成所有的重置手術仍無法改變社會看待 Mak Nyah 的眼光，社會不會以完整正常的女子對待 Mak Nyah；相反，換來的或許是社會變本加厲地打壓和歧視。她表示：在伊斯蘭教的葬禮中會依據不同性別而有不同的下葬方式。倘若她執意進行陰莖去除手術，其死後下葬時將有可能帶給家庭及殯葬業者相當大的麻煩，這也是大部分 Mak Nyah 不選擇進行手術、靠服用荷爾蒙或是進行隆乳手術擁有女性化姿態的重要原因。

另外，因受環境條件與宗教影響，少數的 Mak Nyah 會突然間不再趨向女性形象，反而轉以男性形象現身。Zam 表示：

或許身體還是男生，但是心靈是女生，我不曾改變過。妳看見的只是

裝扮上的不同而已。（Zam）

Zam 多次強調自己的性別身分仍是 Mak Nyah，過去至現在她不曾改變內在的女性認同。雖然現在的她是以男性身分與他人互動，且裝扮上也改以男性形象現身，但這不影響她的女性認同。透過多個前輩們轉換的案例，她再三向我澄清自己的性別認同，並且教育我不要被她現在的外表給搞混了。在 Mak Nyah 的社群中，姐妹們理解轉換過程都十分地突發，包括當事人在內都難以預測自己未來是否會轉換成男性形象、轉換的契機為何、轉換後會不會又穿起女裝等等問題。因姐妹們在日常中都是互相幫忙，雪中送炭，所以即便任何人轉換成男性形象，也並不阻礙她們的友誼發展，更不會嗤之以鼻或是落井下石，她們早已認定為白首同歸的朋友。

MakNyah 從打造生理性別的方式到轉換成「男性」形象的歷程，可促使我們理解，「身體」與「外貌」只是作為展現「性別」的舞臺，讓人從表面上能夠快速讀取互動時需要的訊息。與此同時，這也彰顯社會對於「性別」仍只有狹隘的了解，卻常常以此作為認識與評價個人的依據。

全球性別瞭望臺

21 世紀裡，被抹去的性別生命經驗——以馬來西亞 Mak Nyah 為例



結尾

Mak Nyah 們各自有著自己獨特的性別面貌，在探索自我的過程中，經歷許多的質疑、彷徨與掙扎，才實踐理想中的自己。她們的經驗能豐富我們對性／別多樣性的理解、感受社會體制對個

體發展的影響力，並且領悟狹隘的性別定義雖牽制每個人。同時，也讓人看見個體在歧視中展現的反抗與成就自己的能力。最後，我希望藉著 Mak Nyah 的生命故事有助於開啟妳／你對性別的好奇及檢視性別偏見帶來的歧視議題。♥

- 註 1：風傳媒（2019 年 3 月 8 日）。LGBT 族群到馬來西亞旅遊安全嗎？觀光部長驚人回應：我們國家沒有同性戀。取自：https://www.storm.mg/article/1035075?srcid=73746f726d2e6d675f66383461666263323864303439343962_1556713019
- 註 2：百格新聞（2019 年 3 月 6 日）大馬沒同志淪國際笑柄·旅遊部澄清原意 | 晨報。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rMyIh8G6vk&loop=0>
- 註 3：當今大馬（2018 年 9 月 3 日）。首宗 LGBT 公開鞭刑，二女子庭內受刑。取自：<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41467>
- 註 4：當今大馬（2018 年 9 月 4 日）。繼登州之后，彭州或向性少數施鞭刑。取自：<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41658>
- 註 5：當今大馬（2018 年 10 月 29 日）。國內有 31 萬 LGBT？部長這麼說……。取自：國內有 31 萬 LGBT？部長這麼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rb6lh5tiI8&loop=0>
- 註 6：當今大馬（2019 年 4 月 16 日）赴聯國評大馬性少數狀況，平權人士遭警方傳召。取自：<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72530>
- 註 7：張玉珊（譯）（2016）。Justice for Sister 著。性別認同、個人和跨性別社群（Tentang identity gender&individu dan komuniti transgender）。吉隆坡：Justice for Sister。
- 註 8：「主麻」是阿拉伯語的音譯 **الجمعة**，意思是聚會、聚禮。就是在星期五正午太陽稍偏西的時候，穆斯林群眾在清真寺舉行的集體禮拜。穆斯林把星期五稱為「主麻」日或聚禮日。此活動僅限成年男子參與。

參考文獻

- Chang, L.W., Baharuddin, A., Abdullah, R., Abdullah, Z. & Kathleen, P. C. E. (2012). *Transgenderism in Malaysia*. *Journal of Dharma*, 37(1), 79-96.
- Justice for Sisters. (2012). *The Mak Nyahs of Malaysia: Testimony of Four Transgender Women*. Retrieved from https://justiceforsisters.files.wordpress.com/2012/08/err7_testimony.pdf
- Zakaria, F. (2012). A glance at the life of third gender in Public Universities. In: *Regional Conference on Values and Humaniti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i Malaysia Kelantan, Kampus Kota, Kota Bharu, Kelantan.